

谒 墓

巴黎近郊的葛瑞兹(GRETZ)市镇宁静得出奇,空气散发出雨后清香。已是下午5点,夏日的骄阳仍然似火,我携妻、女儿随熊师母丙安女士同往市府公墓拜谒熊秉明先生之墓。

这是2008年8月的一天,距秉明先生2002年12月14日“去时”相隔5年多了。时光飞逝,可对秉明先生的纪念则是刻入灵魂的。市府公墓坐落于城中,熊先生墓由黑色花岗岩垒叠,庄重凛然,三石矗立成对称状,恰如他艺术、理论相渗透的哲学人生,碑体的简洁与线条的精神正是他坚实卓立的雕塑风格之显现。石质铮亮,镜面可鉴,它是法兰西土地上永不磨灭的中国墨,也是秉明先生一生对中国文化核心——书法之钟爱的形象写照。吴冠中先生曾在《铁的纪念》一文中有:秉明的《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应当获诺贝尔奖。可见这中国墨的文化意义和这纪念碑的历史地位。

碑,由碑基、碑身、碑冠组成。碑基是逝者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碑身是逝者生命、生活的综合;碑冠则是逝者精神指向与后人评价。熊先生的碑身上铭刻着“Pin Min HSIUNG(1922—2002)”,单纯的只有一个名字,是苍茫世界的一个符号存在。碑以“天”为冠,这契合了熊先生淡泊明志而胸罗无形的哲学境界。碑基周围泥土湿润,石子放光,花儿竟开,辨不清是东、是西、是南、是北,周围墓碑上的石雕小天使映衬在熊先生碑体里,仿佛欲飞向人间……

我已忘然,久久伫立,似见秉明先生的微笑。十个字:秉明的《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应当获诺贝尔奖。熊先生的心路情感历程,有诸矛盾碰撞、分离、交合……有天机,有秘密。这次访巴黎,尤为重要的是看熊先生工作室,以圆旧梦。



夜 访

1996年我工作于荷兰欧洲陶艺工作中心,是年12月我赴巴黎,去看那美术史上钟情的名作,也想去拜访熊秉明先生。因1993年我曾读熊先生著《关于罗丹日记的择抄》,心为所动,一本数十年前的日记影响了中国美术界,其卓见已深入人心。可这次拜访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2001年由杨振宁先生促成,熊先生访问南京大学并受聘担任名誉教授,应邀为南京大学百年校庆创作了大型雕塑《孺子牛》,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作品,也使他实现了让“牛”回归祖国母土的文化理想。在我放大“孺子牛”作品期间,我们于南京巴黎间书信频频,他希望我去巴黎工作室看看。访问艺术家工作室,远比看已完成的

作品过瘾,在那里有艺术生命的胚胎,有阵痛后新生儿问世的第一声啼哭,有作品生成过程中艺术家的

待我成尘时 你将见我的微笑

□吴为山

谈旧话题至夜间12点,我丝毫不倦,师母见状知道我欲看熊先生工作室,自然也很兴奋,亲自驾车去。先生的工作室在同城的旧居,几分钟即到,时天空略有细雨。室并不大,可灯亮时,工作室每一个角落都放射出摄人的艺术之光。那些以石膏直接雕塑的头像,冷峻中微泛诗情的温润,那熟悉的塑痕,刀法是千锤百炼的句读,是熊先生哲思的斟酌。这里有我太熟悉的《鲁迅》《父亲》《母亲》。也有他为前妻之母瑞士老太太所塑的像,那与《母亲》迥然有异的形象却同样有着母亲的慈性。有他闻名的锻铁雕造之《鹤》系列,更有他所塑的各类人物头像,那些头像的表情有种本然的凝定、庄严、精粹。这是熊先生第一次见到他的老师纪蒙(Gimond)作品时的感觉,这种感觉迁移至我,乃至我对秉明先生作品的认识也印记着这样一种视觉判断。最能显示秉明先生内在本质的是他的《牛》和《骆驼》系列,这里不仅记录他回国还乡对故土的眷念,重要的是体现了他对雕刻本体的诠释。

雕刻要能充分表现其存在的生命力必须依赖强明的立体感,而强明的立体感是由严密的“面”所构成。熊先生以面与面构成的脊作抽象

表达,建立雄深而厚重的体,直达精神之源,它借助自然沧桑变幻的山体与河流及其裂变与重构的张力以塑造形体,这一切统一于对宇宙哲理、人文情怀的关注中。这是熊先生对雕塑语言发展的独特贡献。在西方现代主义兴盛之时,熊先生熔铸东方天人同化的自然观于其间,使得牛与骆驼成为巨峰险崖、大地与山峦,充盈着生生不息的自然伟力。如果说熊先生在怀素、张旭、梁宽与八大山人之间找到了铁线的生命承载,并通过造鹤表现悠游的出世之境,那么牛与骆驼则表现了现世进取的意识。

工作室里也有许多我从未见过的作品,已被尘封。一件《云南马邦》的造像拙趣妙生,这在他作品题材中是罕见的。作为学者型雕塑家,熊先生抒情所依托的对象鲜见现实生活全身人物像。在他看来,头像可以构思,动物可以抒情,全身体态的表现则易于情节化与生活化。而这“马邦”勾起我对他《回去》一文的回忆:我将走自己的路,我想起昆明凤街茶店里的马锅头的紫铜色面孔来,我想起母亲的面孔,那土地上各种各样的面孔……那是属于我的造型世界的。熊先生离开故乡半个多世纪,那云南乡亲已成记忆。而记忆之形更接近于心灵意象,是出神之形。他创作了有别于人物生理比例的雕像,成为主体精神的印记。工作室内架上、地上、墙上、顶上是雕塑,多半未完成。不同大小、不同造型、不同材料。石膏、纸、圆雕,立体构成……他曾在2002年10月致信于我,谈到鲁迅对于德国女画家珂珂勒惠支、比利时木刻家麦绥莱勒的推崇。因此鲁迅像的创作颇似版画,粗犷、炽热、简净、痛快。工作室墙上刻贴着一些创作手稿,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鲁迅与周作人像,鲁迅的方和周作人的圆对比鲜明,形式之中包含了作者对两位人物的剖析与深刻表

现。我由衷敬仰熊先生对一个题材持续不懈的研究、探索,伴随着鲁迅形象在他想象世界的隐显,对表现形式与方式的求索也就一直未停息。工作室有台虎钳、三角锯、平刀、角刀、尖刀、拉弓,角落上堆了几袋未开包的石膏,少许泥。记得他以前曾告诉我,石膏能塑能雕,可以找到塑泥的意趣,也可以获得刻时的快感,是雕与塑的交响。他也曾从巴黎打电话给我,说石膏直接塑、雕的好处,且详细介绍方法。今天我终于在这些未完成的石膏作品中看到麻丝、木头和纸张如何夹杂其间,并有机同化,成为支撑精神的物质元素。看得出,熊先生石膏雕造的作品是在不断追问、追求一个存在的意义,并将这意义以造型而存在。所以,是形而上的。它远离凡相,建构心象。在那错位的体、形、面、线中饱含烦忧与悲痛、奋起与陨落。而他铁雕的鹤则是以中国文人炼就数千年的书法之线和鹤的生命运动相契合,达到自由抒情、恣意歌唱。熊先生的这两类作品反映了他艺术生命的两种互为补充、相反相成的状态。其共同点皆在追求“罢如江海凝青光”的感觉,那静止中蕴蓄广阔的空间,在泥泞里腾踏出生命的希望。

不觉间,两个小时已过去,熊师母从架上抱起熊先生的面模,看着那石膏残留的头发和眉毛,我轻轻地接过,先生真如睡态,安详中微露诙谐与幽默,这正应了他“吾去时真大醉也”的行书。这是对生死观的“大自在”,我回眸,它融于一片茫茫石膏作品中,在“跌仆的水牛”和“嚎叫的狼”,在扑腾展翅的“鹤”与巍然耸起的“驼峰”间,在“父亲”、“母亲”、“鲁迅”之中,秉明先生“真大醉也”。

我该告辞了。
因为,明天我要赶路。

雪洞中的青纱帐幔

□王 彬

大红色的,故而要以黑中闪绿的色彩做一点配色,使黛玉的服饰既亮丽又沉稳而有所变化。这是黛玉在雪天的打扮。众姊妹呢?

都是一色大红猩猩毡与羽毛缎的斗篷。猩猩毡,据说猩猩的血可以做红色的染料,用猩猩之血染成的毡子因此叫猩猩毡。这种红色的毡子最为耀眼且不褪色。羽毛缎即羽纱缎。她们所穿的斗篷与黛玉一样也是羽纱缎制成的。

我们再看宝钗等人的服装:
独李纨穿一件青哆呢对襟褂子,薛宝钗穿一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氍毹的鹤氅。青,指黑色。哆呢呢,一种从国外舶来的阔幅呢料。莲青,紫色。斗文,花纹交织。洋线番氍毹,舶来的丝线与毛线的混合织物。简言之,李纨穿一件黑色对襟褂,宝钗披一件紫色的鹤氅。宝钗为什么选择紫色的鹤氅?这当然不是无意识的。因为紫色相对于大红要暗淡许多,仅比李纨的青色明亮些许。李纨是孀居,穿青说明她的身份,宝钗是一个十几岁的美丽少女,却选择仅比青色亮些的紫色,一方面说明叙述者为了表现她的性格,另一方面从紫到青,似乎也在暗示什么。

这就有必要在服饰之外,围绕宝钗的生活环境进行更为宽泛的探索。第四十回,贾母带刘姥姥游览大观园,来到蘅芜苑:

及进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盒、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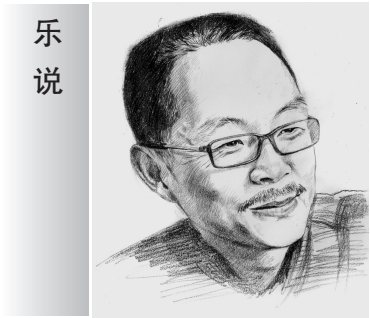
青:有蓝、绿、黑三种意思。在描摹自然景物的时候,青表示蓝或者绿色。比如,朗朗青天。青天,即蓝天之意。比如,青山绿水。青山,即绿色之山的意思。而在指称人或者与人相关的事务时,青一般泛指黑色。比如青布、青丝,李白在咏叹人生倏忽与沧桑之时道:“朝如青丝暮成雪”,清晨之时,头发还仿佛黑亮的丝线,黄昏时分已然变成雪一样的白色了。在传统的颜色中,黑往往与不幸相联。这就暗示我们,宝钗今后的命运将是不幸的。而现实是,宝钗虽然与宝玉结合了,但宝玉最终脱离了她,这样的结局,与李纨并没有本质区别,这当然是一件凄惨的事情。

书无缘。俗话说好马配好鞍,与其给劣马配上好鞍,不如让它裸奔。遗憾的是,很多缺乏基本廉耻心的劣马现在却配着好鞍,在茫茫书海中有一定的市场,可是,靠过度包装撑起所谓的虚假繁荣对出版业是一个致命伤。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被精品、精英现象所困扰,而这种现象还在被有关部门和专家推波助澜。就像我们的体育,我们曾如此梦想金牌,所以尽全民之力,打造体育精英。但当无数的金牌收入囊中后,体育领导者应回到办公室好好制定全体国民的健身实施计划。体育运动受商业利益驱使已剑走偏锋,图书出版为了商业利益也要不择手段吗?

我曾有幸两次到基层工作,出于一个出版工作者的责任感,我最关心的是文化的大众传播。我不敢说在农村看到的农家书屋与有关领导看到的是否有所不同,但大型书展上精美展示所展示的精品套书和我所看到的农家书屋确有天壤之别。国民文化素养要想得到提高,决不能仅仅靠一些价格昂贵、过度包装的精品套书,这类书的功能只能是装点门面,实际作用甚小。我喜欢朴素高雅的装帧,反感所谓的豪华精美。越简单的才是越高级的,这个标准应成为业内人士的共识。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化产品质量难于提升,究其原因,与单纯追求收视率、业绩和发行排行榜不无关系。当然可能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需要大家思考。我真切希望普通百姓都能买到朴实而又有价值的图书。让书回到书店的货架上,使求知者重新找回阅读的乐趣;让精品或礼品书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的书籍装帧回归正道;让设计者和编辑者在真正回归中重新定位图书。

乐 说



大漠孤烟直

□陆春祥

唐代,宁夏中卫的沙坡头。王维左手抚胸,右手握着一管粗笔,抬头眺望着腾格里沙漠,吟吟“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热闹的游客在嬉戏和啸叫中纷纷和孤独的诗人合影。我无法想象王维使至塞上时的场景,但通过这两行千古名句基本可以还原一千多年前的生态环境:大漠之大,大漠之静,以至于那偶尔升起的袅袅炊烟都细直了,直向湛蓝的天空,大漠和孤烟不稀奇,只有这“直”才出色;黄河之壮观,黄河之美丽,圆圆的太阳完成了一天的任务,跳入黄河地平线,长河和落日天天都见,但“圆”不是每天能见。十个字,四个场景,场面宏大,给人的震撼却是通过场景自身的行为来表达。王维真的了不起,他什么诗也不用写了,只这十个字,就足以奠定他在中国诗歌中的地位了。

现在的沙坡头里有各种旅游娱乐设施:你必须坐着快艇从长河里进去,然后再排队坐着羊皮筏子出来,出来的时候我们才发觉混浊的长河边上其实有一条人行道,估计步行也就15分钟,导游却说一个小时走不到,你们不能拖队伍的后腿!到了坡脚,必须要骑着骆驼上山下山,看看只有一百多米高的沙山,导游说你们爬不上去的,到了沙漠还能不骑骆驼?上得坡顶,排队坐电瓶车往沙漠深处去,导游又诱惑,腾格里沙漠有很多好玩的。于是我们再去骑骆驼,坐冲锋车,在沙漠里冲浪。骑了四趟骆驼,屁股生疼,驼夫的一个回答却让我心生怜悯。我问骆驼大概有多长寿命,驼夫说,几十年吧,等拉不动人了,就卖掉杀掉吃掉!这骆驼真老实,让它蹲下它却跪下,而且是前脚跪了再跪后脚,生怕人们上不去。一天下来,不见孤烟,只有疲惫的驼队和枯燥的铃铛声,只有热闹的人群和讨价还价声。我们等不到长河落日圆就往回赶了,因为有人要匆匆赶航班。

到敦煌的月牙泉后,我们有经验了,任导游说得天花乱坠,不骑骆驼,直抵沙漠中的那一泓清泉而去。传说中的月牙泉将大自然的神奇显露无遗,沙海中居然还有这样一泓几千年造福敦煌人的神水。我细细地观察,这水并没有什么异样,但泉边多了护栏,游人只能靠着护栏和她合影。她绝对和大熊猫一样,国宝级的,但据说这孔水的日子不长了。月牙阁边上不有一棵树,根部有一本书形的雕塑,上面记载了以前的月牙泉,说以前也并无多远;上世纪60年代,水深有7米。也就是说,那时的水是可以淹到这棵树边上的,而现在只有1米多。全世界人民都急得不得了,当然敦煌人更急。导游说,经过这几年的不断治理,最近某天,月牙泉突然上涨了一厘米,大家不要小看这一厘米啊,重大新闻,连新华社都发了消息呢!

一行人都去鸣沙山骑骆驼了。我和朋友在绿草如茵的月牙泉喝茶闲聊。看着月牙阁,对着文怀沙“鸣沙山名不虚传”几个字思忖,是文大师怀念这片沙呢还是敦煌人感情,以他白须飘飘的仙风道骨样,说一些赞美的话人们还是比较信的。但不知他想过没有,没有了月牙泉的鸣沙山还会叫鸣沙山吗?我真的不知道。

晚上看敦煌电视台,刚好看到“拯救敦煌,保护绿洲”的专题节目。据他们的消息说,《敦煌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保护综合规划》好像已经出台。这个神奇的地方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如果水资源丰富,那么莫高窟就不太可能存在这么久。但现实是,月牙泉迟早会干涸,只是时间问题。有一种现代科技可以复制,那就是用自来水去填充,其实现在已经这么做了,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此泉真会完全变成人工泉。变成人工的月牙泉,人们还有必要万里迢迢跑敦煌去看吗?家门口小区里的人造喷泉也挺好看的呀。

瓦尔登湖、大漠、长河、月牙泉,还有蝴蝶泉边无蝴蝶,要靠人工养;玉龙雪山无雪,雪线到处是裸露的岩石,在5180米高的地方打矿泉水,等等等等。我们肯定是回不到从前了,时光拽着我们拼命奔前。我们常常希望看到原始的和谐的生态自然,但遗憾的是我们见到的往往都是浮躁繁乱的景观和浓厚的商业氛围,在浮躁中浮躁,这种浮躁让自己都讨厌却又无可奈何。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苏东坡解衣欲睡,月色入户,却睡不着了,于是到承天寺寻张怀民闲聊,张也没睡,于是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行交横,盖竹柏影也”。苏也谪居,张也谪居,难怪两人有这样的雅兴。

景有情生,情由人生,我们回不去荒野其实没有多大关系,但荒野的确能对我们有所启示。那岂止是荒野,那是自然质朴的本色,那也是自然动人的乐章,是我们丢失已久的从容与自信。与其不计成本地胡乱打扮她们,我宁愿她古道西风瘦马枯藤老树昏鸦,有的时候,给她们自由,没有保护的



骑马的人 熊秉明 作



我没有藏书的嗜好,只有读书的习惯。见到一本好书,说实在的我还真的不太在意它是否外表精美,质地高贵。尤其对那些挖空心思、绞尽脑汁用各种材料、各种工艺打造出来的所谓精品或礼品书籍,我只能敬而远之。坦率而言,这种过度包装的书籍,不要说买,就是借阅,恐怕都不好意思开口。我认为如果你真想阅读一本书的话,最好选择简装本——如果实在无法选择时,我会先将这种衣着繁复且华美的书籍的腰封摘掉,再将套封褪下。荷兰版制作的精美封皮是无论如何无法去掉的,只好将就着阅读。形象一点说,就是当你拿起一本图书时,感觉不要像手捧一方首饰盒一样,否则会让你进入“书境”的愉快大打折扣。本人阅读时不想有任何的思想负担,如同睡眠时必须脱掉西装。

前些天,偶尔看到一个在设计专业学习的大学生写的一篇论文,其中的观点是书籍应向非实用化发展,设计上可选用木材、金属或一切可利用的材质,还没看完全文就着实吓了我一跳。这还是书吗?最起码这种产品与低碳生活背道而驰。目前工业产能过剩的同时,我们的出版行业是否也产能严重过剩?我们的书籍装帧是否存在过度包装的现象?

我坚持认为书的功能是以阅读为主而不是为了观赏,当一本书被翻烂时才真正实现它的价值。尤其是当今纸媒仍在坚守困境,再将其束之高阁,把原本传播知识的出版物包装起来作为观赏之物,这不是太荒唐了?如果书籍装帧真的到了与天价月饼有一拼的时候,那我们坚守的纸媒也真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刻。

这种现象的出现,与部分专业设计者们对艺术的认知和素质不高有关,但账还算在有关职能部门的领导

书籍不要过度包装

□杨学光

和所谓的专家身上。我曾光临过一些大型书装展,乍一看以为是误入商装展。对商品的过度包装,国家早已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书籍装帧出现的问题是不是也需要有关部门过问或干预一下?

不错,现在的印刷工艺和大量的材质为设计者提供了广大的空间,但冷静一想,它也将一大批头脑简单的设计者们引向歧途,例如前面所提到的那位大学生,但更大的问题是出自职能部门有关领导和诸位专家,入选作品、获奖作品对设计者直接起导向作用。厨艺的最高境界是素炒白菜,我们的书籍设计不妨效仿一下。

看着一部部经过无数道工序生产出来的设计奇特而离谱的精品书,使人联想到时装表演,时装表演所展示的服装已经和我们日常穿戴大相径庭,它与我们通常概念中衣裳的功能越来越远,而且现在的观念是越离谱越好,这种离谱恰恰给服装业带来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但我认为这只适用于服装业,毕竟这是所谓的概念装,时下有概念车或概念房,难道还要出现概念书?

作为一个美编,我也曾设计过一些期刊和书籍,谈不上上乘,但我一直努力提高自己的技能和水准,为的是认真设计一些好的书籍。让我失望的是,我经常与好